

知名作家看上虞(三)

传说之上

陈蔚文

江南的人物多少都与我有亲。初入上虞,并不觉隔膜,因与籍贯兰溪的我同属江浙民系,从第一顿饕餮起,味蕾上的认同感愈拉近这种距离。绍酒带来微醺惬意,江南肴食暗合血液中潜伏的密码,这密码背后是上虞独具的历史文化调性。

“中国古代‘三皇五帝’之一大舜的出生地,中国青瓷的发源地,梁祝传说中的英台故里……”——这些最具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符号,使1403平方公里的上虞顿时有了更广袤的景深。在77.9万上虞人其后的脉络里,有连串的熟悉姓氏,仅“文学片”的就有:嵇康、谢道韞、谢灵运、夏丏尊……其他如思想界、教育界名士也不胜枚举。特别要提一下陈鹤琴先生,来上虞前半年,我刚读完他的《陈鹤琴幼儿教育》,其先觉先行的育儿理念让人吃惊!毕竟他生于1892年,在那时代,通常家庭仍奉行专政“家长制”,子女需绝对服从父母,“父辈曰尊,子辈曰卑”,而陈鹤琴已然在倡导平等互尊的亲子关系。他本人6岁丧父,自己却成为优秀父亲,他推行的“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至今有时代意义。

在那些熟悉名字以外,另有一些陌生名字进入视野,如曹娥,这位14岁女孩进入历史的方式,是以其决绝的孝道:父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后,她昼夜沿江号哭17天后,投江而死,几日后抱父尸出。

中国历史上孝女并不鲜见,



天上人间 廖晓斌 摄

如同为江浙女子的慈溪王汝之女,家中失火,此时正逢母卒,停柩于中堂。火至,孝女伏棺不去。被救出灌以矾水,稍苏,声出喉间仅丝发,问母棺出否。家人不答,遂哽咽气绝,时年十五。“四月之尽,菊花开,观者络绎,不知其为何祥也,至是而有孝女之事。”

这些江南女孩竟都有北方的刚烈意志!比传说本身更充满意味的是,史与实的交融一体。元嘉元年(151),距曹娥投江后的第8年,上虞县令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旁,命弟子邯郸淳作谏辞,刻石立碑,以彰孝烈。也即说,这则史料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在年代久远的口口相传中产生讹谬的可能,而更倾向了“于实有据”。女孩曹娥也因此改变了现实中一座镇,一条江的名字!后人为纪念她,将她所居之村镇改为曹娥镇,改舜江为曹娥江,并建庙慰其孝。

在现代科学看来,“抱父尸出”与“四月菊开”(那时还没温室)

乃是不成立的神话。但在科

学以外的辖域,恰有另一重被民间意志与传统文化撑持的世界。那世界有人伦之光,惊天动地,泣鬼神,情深至极,倔犟至极!从而获得千古相承的衍绎。

曹娥塑像,那尊娇弱躯壳只是符号,谁又能还原东汉时代的具体面目?重要的是,在那具塑像之内,供奉的是一方水土对一种精神样本的崇意。这样本有时比GDP更兆示一座城市的坐标形态。

再说梁祝,这出荡气回肠的经典爱情等同“瓷器”这样可涵括中国的汉语。“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有一个祝英台,才貌双全……”,我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有如是唱词。一对草根男女的爱情从中国扇动蝶翼,飞向世界,辐射构成一个庞大的梁祝文化系统,仿如奇迹。

这传说仍与曹娥的故事一样,史实交融(据说权威学者考证历史上确实有梁祝二人的真实存在)。它的背后是生死相契,是矢志不渝,像抱柱溺死的

春秋尾生,它们是整个人类文化里最深情坚韧的那部分!

比起有形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影响更深远,它是苏轼所说“气可以养而致”。确立这些传说,让它深刻参与到一个地域的进程,就是确立一方水土的文化座标。贬黜这些传说,也就取消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或许,它多少有虚渺之嫌,可那恰是中国文化里的重要元素;道德理想与现世人格的相互印证。

虚实相生原本是东方哲学之魅。好比二十四节气,如立夏,“斗指南,维为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追究起来,这也是个虚,凭什么斗指南就为夏?万物也许几月前就已长大呢?然而这不能以物理方式来仲裁。它包含着天地人和与格物致知的经验,虚里有实,虚实相证。正如托举起上虞的“晚晴护法会”。晚晴山房落成后,弘一连串4年来山房小住。1929年9月,弘一50寿辰,经亨颐在长松山房请弘一吃寿面祝贺,夏丏尊、刘质平等友生参与了素宴。1930年夏,夏丏尊45岁生日,夏也曾约经亨颐、弘一“共饭素食”。当经亨颐回忆昔日3人同在钱塘的种种“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今已不可复得”时,弘一“乃潸然泪下”。

曾三游白马湖。晚晴山房建成于1929年。当年在春晖中学的经亨颐、夏丏尊、丰子恺及刘质平、周承德、穆藕初、朱稣典7人,为了让老友和尊师弘一法师有一个安心研修佛学之所,募资修成此山房,并以夏丏尊为主,成立“晚晴护法会”。晚晴山房落成后,弘一连串4年来山房小住。1929年9月,弘一50寿辰,经亨颐在长松山房请弘一吃寿面祝贺,夏丏尊、刘质平等友生参与了素宴。1930年夏,夏丏尊45岁生日,夏也曾约经亨颐、弘一“共饭素食”。当经亨颐回忆昔日3人同在钱塘的种种“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今已不可复得”时,弘一“乃潸然泪下”。

丰子恺,小杨柳屋。建成于1923年。丰子恺爱画“杨柳和燕子”。“昔年我住在白马湖上,看见人们在湖边种柳,我向他们讨了一小株,种在寓屋的墙角里。因此给这屋取名为‘小杨柳屋’。”

朱自清,旧居。3间平房原是夏丏尊平屋的一部分。1924年2月,朱自清应在宁波省立四中兼任校长的经亨颐邀请,到宁波任教;3月,同样由经亨颐聘为春晖中学国文教员,成为来往于宁波、上虞的“火车教员”。朱自清带着家来白马湖时,借居于此屋。朱自清的次子朱闰生,就出生在这白马湖旧居。

夏丏尊,平屋。1922年,夏丏尊应经亨颐之邀,到白马湖共事。他为白马湖“水光照眼,山色宜人”的“野趣”所陶醉,便起了“终老是乡”的念头,在湖边负山面水建造4间平房,取名“平屋”,寓平凡、平淡、平民之意。夏丏尊的平屋哲学,就是“穿一件夏布长衫,教其书,写其文,不愿当官,不想立名,只愿平淡终生”。平屋天井里,犹有一丛当年夏先生亲手种植的天竺,烂漫葱郁。

……这些湖畔的住屋,质朴简旧,在这些植物旺盛繁茂的绿色掩映下,正向时光的深处溯回、退隐。白马湖光晃映的空气里,有前贤们当年清晰的衣影与呼吸。我深知,要想真正进入上虞的这个梦境,惟有内心虔诚的敬意,以及,悄悄的远离。

上虞的“张满贞”

刘绪源

《张满贞》是老作家周立波的一个短篇,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小时候读过,一直忘不了。小说写一个快乐热情的女青年,从城里下放到山乡办玻璃厂,三句话必谈玻璃;后来调到公社管农业,又开口闭口不离粮食了。这不是作家最好的作品,又有明显时代局限,但何以会吸引我?是在当时的年龄,这种清新、进取的人物气质,让我感到了特别的美吗?

来到浙江上虞,见到中国杨梅之乡驿亭镇的小贾姑娘,竟又让我记起张满贞来。十多年前,从学校毕业后,她在镇“计生委”工作。上虞是水果之乡,每年初夏杨梅成熟,那白里透黄、酸甜鲜美的白杨梅,是这里的独家特产,过去是清廷贡品,据说慈禧最爱吃。杨梅易烂,农民一担一担往外挑,卖不了多少,看着都让人心疼。小贾常上网,发现网络论坛点击率高,上海、杭州都有人浏览,她就想起镇上那些上好的杨梅来。于是不断发帖子,告知这里白杨梅成熟了,指导游客如何开车进上虞,沿途注意些什么,哪里适合采摘杨梅,可联系哪些农民……帖子的影响越来越大,周末开来的私家车渐渐要排长队了,这事引起了镇领导的注意。后来,这位业余宣传员被调到了文化站,但每年杨梅成熟时,她又总要从镇文化站借出来,到杨梅基地帮助工作。我见到她时,她的手机一直在响,不断回答各种问题,都和杨梅有关。同行者说,天天如此!每年六七月中,她的手

高山不如平地大

赵畅

“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到上虞白马湖边探访夏丏尊先生的故居“平屋”,不禁吟诵起朱自清在《春晖的一月》中的句子。“平屋”,就坐落于这湖山之间。看那“如絮的微痕,界出无数片的绿;闪闪闪闪的,像好看的眼睛”,让我剎地想到,这不就是当年夏丏尊施行“爱的教育”留下的印记吗?那“微痕”,恰似其春风化雨的一泓流脉,而那“无数片的绿”则分明是学生豁然开朗的际会。

春风拂面,湖水微澜。“平屋”就在眼前,这两个由钱君匋题写的字,书法里柔中有刚、平中见奇的艺术功为赫然在目,像煞这“平屋”犹存的风韵。

“平屋”院墙中间的“门斗”颇具江南民居特色,小青砖叠涩出檐,两坡呈硬山屋面,由小青瓦覆盖。虽不气派,却尽显雅致。打开宅门,一架葡萄棚突兀在了我的面前。这天方井,自是夏丏尊当年莳花弄草的小花园。墙隅一丛由夏丏尊种植的天竺树如今已然葳蕤,似乎在欢迎客人的到来。

这是一座真正的故居,“平屋”的正厅,从堂门、大青砖地面到天花板,都是原样,家具也都是夏丏尊原来用过的。只是,正厅墙上过去常轮流张贴的,诸如陈老师曾为他画的《小梅花屋图》、李叔同早年的油画和后来的书法,以及经亨颐在其45岁寿诞时题“清风长寿,淡泊神仙”的《苍松水仙图》等,而今已换成夏丏尊先生的遗像和纪念他的题词、对联。

大厅左侧前间,原为夏丏尊的卧室,现辟为陈列室。透过对夏丏尊生平的介绍,我们自可还原夏丏尊与故居“平屋”同在的精神追求。

夏丏尊1886年生于上虞县崧厦祝家街。曾中秀才,早年赴日本留学。归国后,先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13年改为第一师范学校)工作。“一师”风潮后,他和经亨颐校长等毅然辞职。经亨颐回乡创办春晖中学。1922年夏春晖中学开学在即,为经亨颐“与时俱进”的办学宗旨所鼓舞,也为老校长人格魅力所折服,夏丏尊应邀到了春晖中学与其一起筹备开学事宜。

看到学校坐落在白马湖边,四周青山环绕,景色秀丽,不亚于杭州西湖,更有志同道合的一帮朋友如约共事,夏丏尊不禁产生了一辈子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在春晖教书,并尽快将家眷接过来的想法。很快,他和经亨颐在校外一条汉港岸边选中了东侧一头的空地。这里背靠象山,面临白马湖,校内建筑——崭新的仰山楼、曲院、矩堂,隔湖相望,历历在目;仰山楼上的悠扬钟声荡过湖面,依稀可闻。“就定在这里吧!”夏丏尊驻足湖畔,此时心中已有了“平屋”的模样。

建造“平屋”大约用了半年光景,1922年底落成。这是由夏丏尊自己出资并亲自设计的房子——崧厦老屋的庭院和杭州赁屋“小梅花屋”的结构,以及留学日本所见民居简约而平和的格调,终令“平屋”成了一个充满温馨气氛的小天地。“平屋”虽小,在夏丏尊的心目中,却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他曾经说过:“高山不如平地大。平的东西都有大的涵义。或者可以竟说平的就是大的。人生不单因了少数的英雄

机总是打爆。

在杨梅基地,我看到小贾蹲下身子拆外地快递来的纸箱,里边全是有密封盖的玻璃瓶。打开一只,往里边装七八颗杨梅,舀上几酌白酒,瓶子就满了。将两个瓶子放入一个预先准备好的小包装盒,用手一拎,就是一件精美礼品。那盒上印着“二都杨梅酒”,下面一行小字是“老陈杨梅林”,有彩图,有拼音,还有外文。这都是小贾帮农民设计的,礼品盒和瓶子也是她到外面订购的。游客们到这里采杨梅,还可当场自制杨梅酒,一盒盒拎回去送人。今年她帮农民预订了4000只瓶子,农民怕卖不掉,她大包大揽拍胸脯道:到最后看吧,肯定不够!她还带我们看了一个小车间,里面的机器也是她们帮着引进的,几个青年农民正忙碌,有的制冰,有的过秤,有的为塑料袋封口,还有的装箱托付快递。这是又一项新业务:杨梅速运。用冰块降温的杨梅,可在24小时内送达上海。小贾拿过一本记录给我看:网上订购者真不少呢!

后来去了我心仪的春晖中学。横穿校园时,小贾忽然抬手一指:“看,杨梅树!还结了不少果呢!”她跑上前,弯腰捡起地上几颗杨梅,想递给我,又怕我嫌脏,就一颗颗塞进自己嘴里了,随即露出满意的笑容,点头自语:“好杨梅……”

我忽然明白过来:文学会有时代局限,“张满贞”是不受局限的!这种清新积极的人物气质,是青春美的自然体现。无论何时、何地,有了这样的人,生活才活色生香。

雄圣贤而表现,实因了蚩蚩平凡的民众而表现的。啊,平凡的伟大啊。”或许,这就是他对“平屋”取名的一番诠释。

移步“平屋”左侧后半间,光线偏暗,却又不由人眼前一亮。原来,这就是被夏丏尊称为“小后轩”的书屋。记得他在《平屋杂文》一书中写道:“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中风沙最少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的,在洋油灯下工作至夜深。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也就在这间“小后轩”里,夏丏尊利用授课之余的时间,翻译了《爱的教育》。

《爱的教育》一书,是夏丏尊根据日译本转译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小说。在读此书时,他“曾流了泪三日夜读毕”,感到后来在翻译和随便阅读时,还深深地感到刺激,不觉眼睛润湿”,但这“不是悲哀的眼泪,乃是惭愧和感激的眼泪”。于是,他敞开心扉,决意在春晖中学搅动爱的涟漪,掀起爱的涟漪。

夏丏尊竭力推崇“爱的教育”,表现在他对理想实实在在的践行上,而不是身陷软椅里故作姿态或高头讲章中。担任国文教师的夏丏尊,实行了当年在浙江一师未能实现的教育改革,他自订学则,自编教材,创办校报。学生们更是发自肺腑地,将他的“爱的教育”呢称为“妈妈的教育”。张闻天的弟弟张健尔,当年从上海去春晖中学求学。因为年龄小,被安排在前座,常喜欢提一些天真幼稚的问题,以致引起哄堂大笑。碰到这样的情况,夏丏尊反而严肃起来,他对同学们说:“他好问,是件好事。学问,就是要学要问,我讲你们听是学,你们提问就是问。若是学而不问,只得一知半解,浅薄无聊……”大家觉得老师的话说得入情入理,从此以后就不再取笑这个同学,且渐渐养成了乐于和善于提问的习惯。

夏丏尊既关心学生的学习,也关爱他们的生活。哪位同学病了,他常会亲自将煮好的汤药喂给他吃。每逢周日,他便起得格外早,守候在学校大门口,碰到外出的学生便要叮嘱:“早些回来,勿可吃酒!”等学生应诺了,他还会再垫上一句“铜钿少用些”,话语不多,却足见其爱生如子的教育情怀。

“平屋”大厅右侧后半间是厨房以及那口自挖的小水井。厨房不大,但江南厨房的元素一应俱全,而柴灶尤为醒目。这不啻夏丏尊当年朴实、平淡生活的印证,更是夏丏尊与其他老师留下一段和睦相处、热情共事的佳话的见证。要知道,当年住在“平屋”隔壁的朱自清、丰子恺,以及其他春晖中学的教师,都因为夏丏尊夫妇的热情好客,多愿到他家串门做客。每每串门,夏丏尊夫妇时常留他们吃饭。除每串门,夏丏尊夫妇时常留他们吃饭。除了拿出自酿的老白酒,以及整整整整放着绍兴加饭、善酿、状元红请大家喝。夏夫人还“总会准备一大桌的菜,每回又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最后空空的收回去”。胡愈之赴法留学前,夏丏尊邀请了叶圣陶、章锡琛、贺昌群、周子同、钱君匋等,在“平屋”为他送行。

离开时,抬头看“平屋”后山上夏丏尊的墓,我突然发现,这墓就像他生前建造的“平屋”那样,很小,也很平凡。它面向白马湖,面向春晖中学,面向“平屋”——我想,这或许是真正符合他生前心愿的归宿之地。

上虞梦境

黑陶

石头梦。在浙江上虞,覆卮山是充满了裸露、巨大石头的梦境。覆卮,酒杯倒置。东晋山水诗人谢灵运“登此山饮酒赋诗,饮罢覆卮”。于是,后世文人由此命名是山。

无法数清的青黑石块,像已经冷却的天外陨石,或嶙峋,或浑厚,或大如饭桌,或约为臼斗,在覆卮的山坡之上,滚滚倾泻,而于瞬间,又像被施了魔法,凝固成道道令人震惊的壮观石浪。这些宛若凝固泄洪的山中巨石,有人说是2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遗迹;有人则称,覆卮山的石浪,距今上亿年,是山中岩石风化后经外力作用,引起石崩,在山谷滚泻、堆积而成。

我注视这亿年如斯的山中巨石。它们曾经并将继续被昼与夜的流动光阴无尽洗刷,它们目睹过人类最初幸福或痛苦的诞生,它们稳固缄默,它们从无言无语。它们磅礴着我在上虞的梦境。

杨梅梦。作为舜帝和曹娥的故乡,上虞的坚硬石头之外,更多的,是充塞于天地之间、汁液饱满的累累果实:杨梅。“红实缀青枝,烂漫照前坞”。莹润、甜蜜、微酸的诱人果实,她们新鲜有力的果液,此刻在我的齿间冷冷喷射;莹润、甜蜜、微酸的江南,在六月的梦中喷涌、喷射。



阜李湖韵致 王翠 摄